

大理寺古乐寻访
不是长河落日圆
当传统遭遇现代
对花儿王朱仲禄的人类学采访



音乐中国

中西音乐
对话前的对话



《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音乐中国

中西音乐
对话前的
对话

疆地之境中國樂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中国/《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边地上的中国丛书)
ISBN 7-5004-4513-X

I. 音… II. 光… III. 音乐史-中国 IV. 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644 号

YINYUE ZHONGGUO

邊地上的中國叢書

责任编辑 冯 斌
策划编辑 梁 枢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澳格威图文 张 勤
技术编辑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

在边地披沙拣金夏欣(2)

云南大理古乐寻访(7)

思想访谈

东西方音乐:对话前的对话

——关于中西音乐文化关系问题的访谈(44)

叙事与感伤:又见长河落日圆

——近代中西音乐交流(52)

当传统遭遇现代

——中国传统音乐的当下生存(78)

一弦嵇琴格(108)

花儿王朱仲禄

——对一个民间歌手的音乐人类学访问(118)

文字音乐学(154)

讲演录

传统是一条大河

——探讨中国音乐在现代的生存环境及其发展(160)

跋

从边地一路走来(168)

后记(172)

【在边地披沙拣金】

夏 欣

这套文化丛书的蓝本，源自《光明日报》的一批文化主题专版。

起初，我也是作为读者注意到2002年间不时出现在《光明日报》上的那些整版的访谈文字的。我对这些版块留有印象，是因为它使我这个报内人读起来也有些感觉别样，“看上去很美”，无论内容还是形式。

后来我接任《光明日报》图书出版部主任，才确知这个图文并茂、名为“图书视点”的文化主题版，出自这个部门主办的《书评周刊》的一项特别策划，每月一期，先后推出涉及生命学、思想史、口述史、人类学、考古学、诠释学、儒学与新儒学、中西音乐等多个文化主题，力图以“多学科、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不同角度和支点上用心解读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边地中国》、《口述中国》、《音乐中国》就是从这些精心策划的文化专版中，择出的最具读者缘的三个主题，链接各领域学者的思想，丰富而成，构成“边地上的中国”丛书。

在无论专版还是丛书的组织策划中，“边地”都摆在了举足轻重、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位置上。在丛书的主要策划人那里，“边地”的概念充满奇妙的、云诡波谲的思想魅力，是触发灵感、衍生思想、以至能够进入到文化讨论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当中的独特元素。甚至从它的字形词义，都能读出“异质”的气味和色泽，显示出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字在传递信息方面的优势，把人带进特殊的语境。由于同在特殊的视角上，无论《边地中国》还是《口述中国》、《音乐中国》，其实都具有某种深刻而微妙的“边地”意味。

也就是说，三本书讨论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都可统称为“边地文化”。

那么，人们对边地文化的关注和向往由何而来？这些处在边缘地带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东西构成了它的灵魂和命脉？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边地或边缘文化视为一种有着双重生命的存在：

一重生命突出文化的异质性，是生存环境决定的与生俱来的文化属性。地理上的“边地”奇特而另类，充满原生和古典味，它特殊的地缘、血缘和族缘结构，它的粗犷、妖媚、宁静与苍凉，足以把现代生活中的人的生命感觉重新激活；而口述的“边地”，则带给人们由特定的地方、人群和故事结合而成的生命形态，产生“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困惑；在音乐的“边地”，我们又被拽进中国传统音乐生存状态的“异乡”……

另一重生命与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相联系，它显示超文化的东西，告诉我们的的是文化的本质。一种文化究竟能“教化”多少人、覆盖多少地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为人类拥有和共享。“边地文化”的“异”，并不是因为其表现形式的独特，而是思想和文化品格的独特，而思想和文化是没有疆界的。地域文化会为空间所限，精神文化却可以超越时空，为人类所共有。探讨边地文化，最终是要回落到它在全人类大文化层面上的某种共通共融的亲缘关系上来。

这“两重生命”便体现出边地文化的价值存在，它给与我们的思考是多维而立体的……

边地文化应地应时而生，因为差异性与其他文化此消彼长，彼消此长，共生共存，一同支撑起完整的人类文化大厦。文化的整体性、一致性正是以存在差别、差异、多样化为基础和前提的。边地文化本是人类文明得以存在和延续的一个基本元素，在大文化中具有无可替代性。而我们偶一回顾，却常常会让久违的感觉把边地文化的本原意义遗忘掉。

与边地文化相对应的是“中心文化”。所谓“中心文化”，往往不是因为文化的发达所致，其“中心地位”可能更多的是借助军事或经济等文化之外的其他力量建立起来的。今天人们被世界经济带入所谓无国界时代，但并不等于说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差异也随之消失、处在“边地”的文化会慢慢死去。相反，边地文化会在与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欣赏、尊重和有效的沟通中，成为资源和宝藏。再强大的文化也不可能产生大一统的吞噬力量。因此编者的最终想法是靠得住的：边地文化根性不会随之“化”掉，相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正是我们这个世界多姿多彩的原因。

文化是平等的。“边地文化”是相对概念，它更多的时候其实既不是“边地的”，也不是“中心的”，只能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文化不是起源于某种理念，而是源于自然的生活，边地文化从来不为他者生存，而是按照自己的惯性轨迹发展的。这正是边地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品格所在。它与其他异文化的交流一定是双向互动的，这种求同存异的交流为彼此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汤一介先生不久前在一次国际学术论坛上说过很精准的一句话：任何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其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自我。

感觉中的边地文化总是远离现代化的，文化未见得能与现代化一同演进。当我们把自己的家园变成水泥森林，当汽车文化让我们享受速度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世界正日益被逼向计算理性的角落，利益、计算、算计、效率统治着一切，生命、激情、想象和灵感统统都被边缘化了。”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谁能回答，撇开人文精神的科技发展会不会牵引着文化在绕大大的一个弯子呢？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展，但人们永远无法确知当前的坐标。倒是经常寻访一下边地文化，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可能会找到文化校正的参照。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像一些学者所提倡的，“返本开新”——一方面深刻了解自身的文化来源，发掘其延绵数千年、无处不在的真精神；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的民族文化资源，做出合乎时代的诠释，创造出新的文化理论；“和而不同”——保持文化和心理空间的流动状态，在和异文化交流、冲突、互动中批判与创新；有“因”有“革”——既因循承继，又变革出新，在与世界文化的融通中，使中国的民族文化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用文化的力量，促使人类社会朝着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千姿百态的图书出版市场，这套丛书也许不会太抢眼，但它的风格和学术个性是鲜明的。

它并不是作者各自领域的学术论著或专题研究，但它仍然是在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只是表述的方式更为轻松便捷，因此在整体的学术把握上是一种“亚学术”状态。主体文字的作者是既有精深的专业研究背景，又有大文化视野的学者，书中涉及的内容丰富多样，但都是与本书主题有内在关联的，其视角、构成形式、体例等均不拘一格，有学者对谈、专题论述、第一人称叙事等多种体裁，还有更为灵活的附属背景文字的编排，加上穿插于主体文字之间的百余幅照片，构成了一个既有机统一又清雅灵动的整体。

文化问题的探索过程也是一种精神生命的行程，它即存在着思想演进的逻辑，也存在着思想者的生命感觉。我感觉由编、作者共同营建的这片亚学术绿洲有学术，也有风情，是在古奥的学术语言之旁，提供了一种绘声绘色的生命阐释、学术阐述的可能性，更能体现和展示思想的魅力。相信这样的“亚学术”书籍不仅能与那些学术专著并存不废，而且在今天的生活节奏中，更能适应不同的阅读心理和旨趣，更能使读者在享受、放松同时，得到思想与知识的快乐。

在《边地是不是桃花源》、《东西方音乐：对话前的对话》、《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真相？》几篇访谈录中，各路学者的对谈出没于中西学海，辩才纵横，妙语解颐，跳跃的思想脉搏、隽永的哲学和诗学意味随处可见。《当传统遭遇现代》的作者用游吟式的语言，述说中国传统音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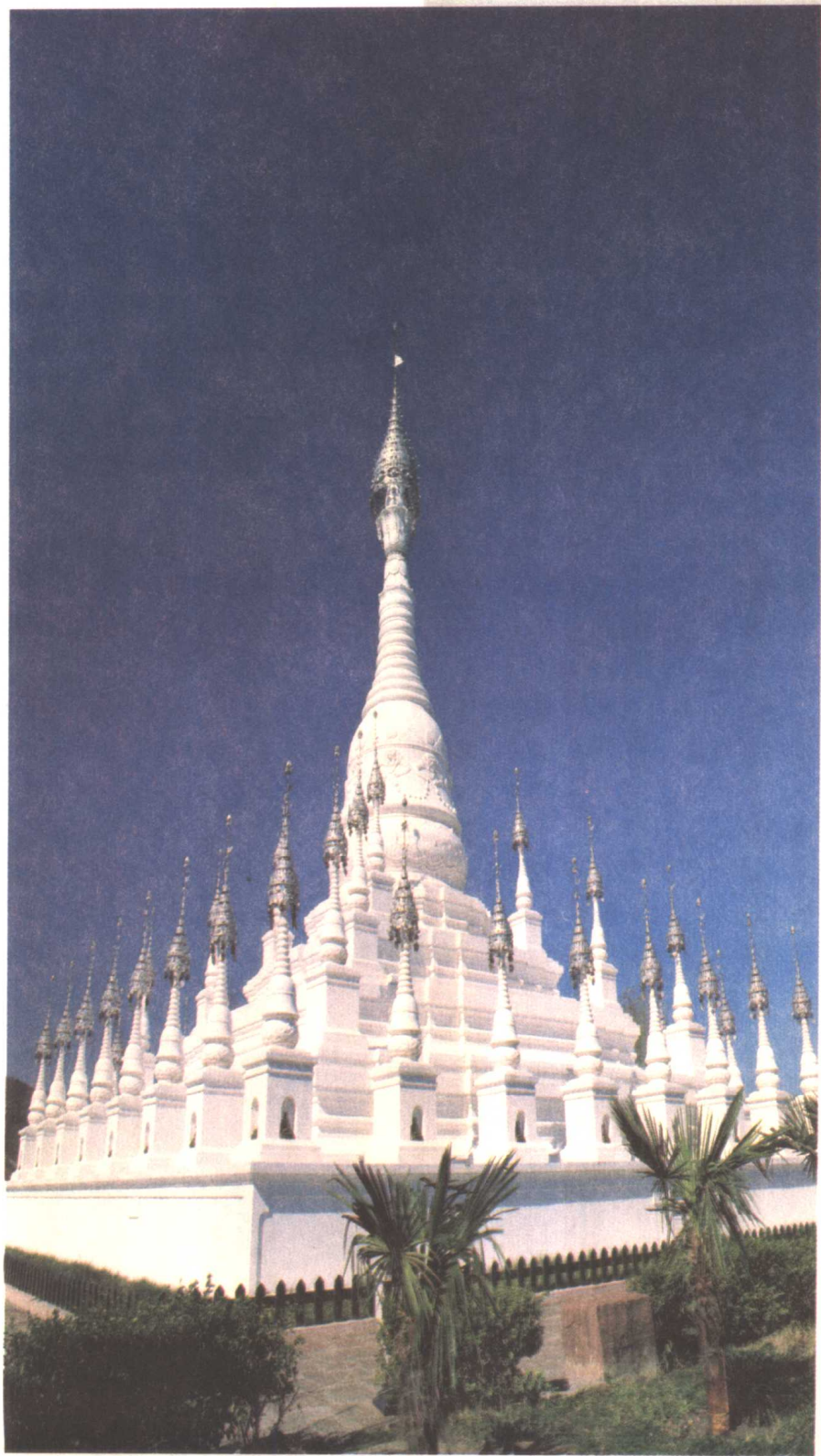
当下生存状态,精微之处,深藏大意,其淡淡的忧虑,悠悠的思索,不露声色,却给人以触动。

我的前任和王玮、梁枢等《光明日报》图书出版部的编者为这套丛书的出版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反复切磋,一些编辑思想还来自在饭桌和吸烟室的辩论。梁枢是访谈记者、编辑和丛书最主要的策划人之一。说实话,他平时的做事状态总似很不经意,目光散淡的样子,但是对编这套书的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执著,从最初动议作文化主题专版,到一步步完善和实现所有的想法的每一个细节,都孜孜以求,乐此不疲。我们部门的工作有报纸的周期追赶着,常常置丛书的进展于不顾,他就只有苛求自己。最后他把书稿在椭圆形的会议桌上摊了一圈,最后征询我们对丛书的版式体例的意见,在王玮提出把一些点评式的文字改为侧批为好的那一刻,梁枢的眼睛亮了,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吐出一个字:“改”,遂又补充:“麻烦也改。”他果然不厌其烦、不厌其繁地完成了这件事。

君子不器。有这样一些常在学理层面游走、又不乏浪漫气质的饱学之士,媒体会少一些因为编辑们的学科局限而延误释放新知的可能,及时给我们的读者、特别是那些有社会责任和研究意识的人一些学术和思想的支点,一些智力和智慧的支撑。

读书、品书包括编书的过程也是精神探索的过程。书的编者、作者经过这次思想旅行,不断在“边地”披沙拣金,收获思想。相信读者也会以自己的理性和悟性,领会书中这些图文背后的精神文化意义,还有其中耀眼的生命感觉。

文化是多元的,也是无处不在的。作为一套“亚学术”文化丛书,可开发的选题很多。如果这些书符合读者的阅读兴趣,大家能够从中学到知识、得到快乐,我们将会继续努力,增加品种,以飨读者。



云南版纳白塔

【云南大理古乐寻访】

周凯模

一 走向古城 出行

以前，在云南零零碎碎听过各地的洞经音乐，但是，因一直致力于偏僻山乡的少数民族乐舞考察，就没有太去关注城镇里汉化风格较浓的这个乐种，直到听说了“南诏古乐”，才有点怦然心动。

第一次亲闻“南诏古乐”是在1998年初夏，那是在大理古城脚下一个老木屋恬静的小院里：只听见云锣轻轻一点，晶莹剔透之中丝竹清音似仙乐般袅袅升起，飘然而至……主奏的老老师半闭双目，一脸的沧桑渐渐化为平和与恬静；声声细腻而富有表情的乐音，从那揉吟自如的手指尖潺潺流出，庄重，典雅，悠然，充满了古韵禅机。只觉得一片清朗荡漾在胸中，化开了心底那些莫名的浮躁莫名的感伤……

当时，是为云南省政府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周文中教授主持的“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共同筹备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高级国际研讨会”，专程到大理、丽江、中甸（即现在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考察会址和寻访可以参观、研讨民族文化的地点。第一站是大理市（图1）。

大理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它的城市地

（本文侧文除署名作者外，均由邓启耀提供）

我们的原始音乐与西方的完全不同，但是又非常宝贵，很有质量。我们原来太小看自己了，民乐一出声就和其他任何国家的乐器声音不同，这一点在我们以前的教育中是不重视的。

——陈其钢《我怎样创作〈蝶恋花〉》

对我来说，民族音乐给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

——谭盾《现代音乐永远是：你挑战观众，让观众挑战你》



图1 大理鸟瞰。建于唐宋时代的崇圣寺三塔是大理的标志性建筑

（作者摄）

位特殊,是个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小城,背靠大城市昆明,面向滇西广大的农村(图2)。

特殊的地理位置产生特殊的文化,大理市的洞经古乐是个很有意思的考察课题,既不属于城市音乐会或流行音乐会的类别,也不同于偏远山区地道的农民音乐,它是城镇社区中具有文人音乐特点的传统古乐。



图2 黄昏时分,游人离去,附近村子的大嫂大妈们,聚到古城门外的广场上,跳霸王鞭舞,自得其乐 (作者摄)

我们的考察,虽有明确的任务,却无既定的目标。因为,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和生存环境的局外人——汉族学者,很忌讳想当然地设定一个目标,然后通过自己种种“考察”行为,将那个目标的一切,自圆其说为自己早已设定的理论框架之中。虽然这种做法在早期比较通行,但随着学科观念的日益成熟,学科视野的逐步扩大,这一点已成为自己下意识的职业道德取向。周文中教授的得力助手、社会学家郝光明博士说,20世纪末由英国伯明翰大学创立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越来越火,正是竭力倡导这种做法的学派之一。他戏说我们虽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研究思维却经常走在学术前沿。其实他不明白,他们隔三差五从世界各地请来交流的各路大师学者,不经意间就丰富了我们的视野、拓开了我们的思路……

我们漫不经心、不动声色的观察着、漫游着,走到了大理市“洋人街”。

“南诏古乐”即大理洞经古乐。从本质上讲,“南诏古乐”是大理洞经音乐人在目前对大理洞经音乐的变通称谓。本文通过数次“Field-work”,试图以大理洞经古乐的现状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经济文明转型期的演化和变通,融集了历史、社会、人类、自然千万年修炼积淀而成的智慧和经验,在这博大的深厚底蕴中,洞经古乐顽强地活着,活得古老又年轻自在,活得丰富又富于开拓和创造。在高科技将全球文化推向“后现代”文明的今天,大理洞经古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自强和发展的当代模式,值得研究和注意。

大理“洋人街”

凡到大理古城的人,没有不去“洋人街”的。“洋人街”是大理古城“改革开放前沿”,是云南文化旅游文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从大理政府和有识之士为“洋人街”的形象设计,可以悟出白族“洋人街”兴盛的秘密:“大理白族居民的三坊一照壁(图4)白墙青瓦木格子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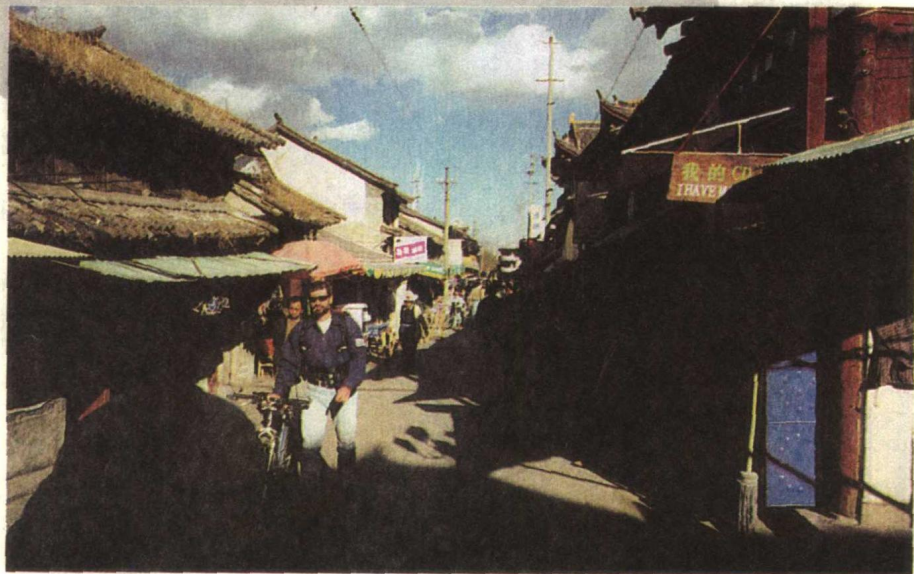


图3 大理洋人街

(邓启耀摄)



图4 白族民居

(作者摄)

(图5)古城的青石板路,‘家家流水,户户养花’和白族金花服饰(图6)民间穿的扎染衣服(图7—8)用的大理石,喝的‘三道茶’(图9)、吃的‘土八碗’等见惯不惊的传统,以及淳朴自然、古老悠远、田园诗般的氛围,绝不能丢掉。已经失去的要重新恢复、现存的要尽力保护好。……山



图5 大理地区的白族木匠,远近驰名,他们的雕花格子门,做工十分精致

(作者摄)



图6 白族金花服饰

(作者摄)

水之灵秀为天地所生,而文化氛围则需人为营造。……大理古城应鼓励多办茶馆,并将办茶馆与书展、画展、民族音乐演奏、民间艺人弹唱等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扩展茶馆的内涵与外延,办出自己的特色。”(摘自《大理报》1996年9月5日第二版《从“洋人街”的兴起看大理的开放与发展》。)家常话样的“约定”,不难觉出设计者富含经济、生态、自然与文化协调发展的精明意识。

十余年来,“洋人街”接待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凡到大理的外国人,无论住在何等高级的宾馆,都必到“洋人街”来观光吃喝。值得提及的是,在浓郁的白族文化环境

由于人类学、民族学观念的普及,在20世纪,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强烈地意识到本土文化的世界意义,其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各国以本土文化为资源的旅游业的兴起。中国大理如今能够名扬世界,靠的就是它以本土文化和自然生态资源作为资本的经营理念。大理的成功,是民族文化、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典型范例之一。



图7 正在制作扎染布的白族妇女



图8 洋人街上的白族蜡染布摊 (作者摄)



图9 白族姑娘向游客敬献三道茶 (邓启耀摄)

中,他们还能品尝到很地道的各国饮食,这是白族餐馆老板不失时机随时聘请外国人亲自下厨(本来是来吃饭的),手把手教他们的各国烹饪技术的结果,“洋人”来这里,既能领略异国风情,又能吃到家乡食品。白族人善解人意的德行,提升为商业行为就转化成经济效益,还让“洋人们”总是“留连忘返”,写下无数情意绵绵的“留言”。

那些深情、真挚的“留言”,是“洋人街”尤其亮丽的一道风景。当我先好奇、后来则完全被感动而沉浸于纯净的审美状态逐一翻阅着每个小店里那精美的“留言簿”时,我既为作为白族的同乡——中国人感到自豪,同时也为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间真情而深深震颤……

我想,以发展经济为主要前提的旅游文化机制,能在运作过程中对人类心灵世界这般提升、对人类博爱精神如此开启,并因此而推动着不同种族、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去欣赏、热爱、认同异文化,这旅游文化的人文价

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主要为发展经济的“商业设计”。

看来,经济、自然和人文的多重效应,使大理白族“洋人街”留下许多值得思索的经验。这种以“传统”为本、兼收并蓄的道理,说起来谁不懂呢?可真做起来却远非易事。白族“洋人街”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可否为文化和学术的建设,提供某种启示呢?

就这么胡思乱想着走近了洋人街的“老木屋”(图 10)。



图 10 “老木屋”中西餐馆

(盛开荣摄)



图 11 古乐茶楼

(作者摄)

“老木屋”与南诏古乐

关于“老木屋”有这样的说法：“到大理古城，洋人街不可不去，到了洋人街，古乐茶楼的南诏古乐不可不听。”(图 11)

这段文字是后来在《大理日报》上看到的。其实当初我们只是在迷人的洋人街青石路上“闲游晃荡”(图 12)，一块“南诏古乐学会”并不醒目的牌子，突然闯入眼帘，顿时，几乎已经接近慵懒的神经霎时间充上了电，一时精、气、神大振。

“老木屋”，是老板盛开荣先生祖上的房屋，原是幽静的四合小

民族音乐学家 Rice 特别重视音乐“形成过程”这个历时性层面，他阐述的历时性层面包含“历史结构”、“社会维持”和“特定群体创造与经验”三个层次。Rice 认为 Merriam 倡导的“声音·概念·行为”音乐三分内容，应在整个历史性过程中体现而不仅仅将音乐视为分离的三部分来研究分析。Rice 重修和发展 Merriam 模式的核心意图，是为强调民族音乐学更要重视研究“特定音乐文化形成的过程”。他希望能够回答：“(特定的)人们如何创造音乐？或更为确切地说，人们如何历史地结构、社会地保持和独特地创造和体验(自己的)音乐？”

(Rice, 1987)



图 12 大理古城的青石板街道

(邓启耀摄)

院,位居洋人街上段,洋人街的启动使他家成为改革开放的最直接受益者。他将前院当街部分做了餐馆,后院天井则作为茶室兼“南诏古乐”排演厅。盛老板开始把我们当一般食客,只是有礼貌地招呼着我们,坐定之后我们开始咨询闲聊关于“南诏古乐”的事。我们运气好,原来这里是“南诏古乐学会”会址,古乐学会于1997年9月25日成立。学会中有83岁高龄的洞经古乐正宗传人、原南雅洞经古乐会老会长赵德奎老人,以及大理师专副教授王举贤先生等一批热爱洞经音乐的乐手,有高、中级知识分子,也有石匠、农民、商贩等各行业人员。

“每周二、四、六晚上,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老木屋’,以弹奏古乐为乐,修身养性,分文不取。听者不必买票入场,只需叫一杯热茶,在茶的清香上,品味南诏古乐的悠远和深厚。”

我们去那天,恰恰不排演古乐,失望之中我告诉老板,很想听“南诏古乐”,并想拍摄几段。盛老板见我十分认真,立刻也来了精神,一下子从里屋搬来一大摞相册、留言簿等等。相册里有各国游客、包括一些国家级领导人和许多知名人士如李岚清、生茂、郑秋枫、刘诗召等人与古乐会师的合影,最动人的仍是签名簿中的听后感言,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台湾德简书院王镇华先生的听后感:“乐由中出。听大理古乐,合孔子所说:如作翕如也,继之合如,然如,释如,真是调心的音乐。”见人如此说,想听想拍摄的意念越发浓烈。老板见我心诚,也动心了,决定次日的演奏虽仍照平常的排演,但在曲目选择上则专为我们拍摄作些准备。盛老板是古乐学会秘书长,当即四下通知乐师们关于为拍摄演奏的有关事宜。

不眠之夜

我们在一个清爽的白族小院下榻(图13—14)。入夜,毫无睡意,为明天将听到“乐由中出”的南诏古乐而总在心神飘游。检查了机器充着电,倚在窗前静静地感应着白族小院后窗外深深的幽静。朦胧夜色中,白族建筑若隐若现的飞檐翘角,犹如小时候日日羡慕的仙女居住的云中琼



图13 白族村庄



图14 洱海渔船

(邓启耀摄)

所有的道路,在大理都打了一个结:东西向的老路如五尺道、灵关道、博南道、永昌道等古道直至抗战时修的滇缅公路,新道如昆大(昆明—大理)、大保(大理—保山)高等级公路,皆紧擦着苍山南部陡峭的峡谷,沿西洱河小心翼翼地穿过。近年政府在西洱河河谷里修高等级公路,那些贴峭壁一长溜吊在河滩上的高架路,让人看了惊叹不已。南北向的茶马古道、大丽(大理—丽江)公路也顺着苍山走。苍山洱海之间的大理坝子是古今行者均选的最佳路线,路平坦得多,海拔适中,南下的藏人不会醉氧,北上的傣家也没有高山反应,又有货物集散、食宿方便的城市,南北口味可调,自然成为众人公认的枢纽之地。